兩者結合的最佳成品。

其三，連雅堂先生對詩社的時代價值，雖然持正面肯定的態度，但他對詩社的創作活動，卻有所保留，詩鐘是他認可的，對擊鉢吟則批評多而嘉許少，他認為詩社活動的最終目的在於「鼓舞讀書風氣」、「延續漢學命脈」，如果只為「學作詩」而參加詩社，則不可取；至於以詩社活動作為「應酬」或「獲取虛名」的手段，則更應該予以鄙棄。

雞鳴不已於風雨

一 在巨變中連雅堂所展現的書生本色

簡宗梧

政治大學中文系

多少年來，連雅堂的〈臺灣通史序〉都被選為高中高職國文的教材，所以為莘莘學子所熟讀。雅堂先生在這篇文章的最後說：

洪惟我祖先，渡大海，入荒陬，以拓殖斯土，為子孫萬年之業者，其功偉矣！追懷先德，眷顧前途，若涉深淵，彌自儆惕。嗚呼！念哉！凡我多士，及我友朋，惟仁惟孝，義勇奉公，以發揚種性；此則不佞之幟也。婆娑之洋，美麗之島，我先王先民之景命，實式憑之。

所謂「凡我多士……，不佞之幟」云云，連雅堂顯然是以中國傳統之士自任。錢賓四先生曾說：「中國之士則自有統，即所謂道統。此誠中國民族生命文化傳統之獨有特色，為其他民族之所無。」¹ 中國知識分子的道統，黃俊傑有相當精闢的說明：

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，中國知識份子自春秋戰國初次出現於歷史舞臺之時，即已發展了一種群體的自覺，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啓後自任。

¹ 錢穆〈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〉，《臺灣日報》，民國79年9月28日。

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所懷抱的這種文化傳統，成爲他們安身立命，證成生命價值的根據，也是他們賴以批導現實的基礎。²

我們用這一個角度，去考察一位生於臺灣，少年時期鄉土便被割讓，失去根植的土壤，又身歷中國社會經濟政治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」的知識分子，對他一生志業以及其行事所展現的書生本色，或將有更多的了解；對他「雞鳴不已於風雨」的生命情懷，或將有更深的體認。

二

連雅堂處處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啓後自任」，所以他說：

凡一民族之生存，必有其獨立之文化，而語言、文字、藝術、風俗，則文化之要素也。是故文化而在，則民族之精神不泯，且有發揚光大之日。此徵之歷史而不可易也。臺灣今日文化之消沈，識者憂之，而發揚之、光大之，則鄉人士之天職也，余雖不敏，願從其後。³

他時時懷抱「這種文化傳統，成爲他安身立命，證成生命價值的根據」，於是有強烈的使命感，以文化之發揚光大爲鄉人士之天職，並「願從其後」；同時也是以它爲「批導現實的基礎」。

他所承先啓後的文化傳統，是以漢文化爲主體而稱之爲中國的文化傳統，並且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血緣關係，他說：

臺灣之人，中國之人也；而又閩粵之族也。閩居近海，粵宅山陬，所處不同，而風俗亦異。故閩之人多進取，而粵之人重保存。……緬懷在昔，我祖我宗，橫大海，入荒陬，臨危禦難，以長殖此土，其猶清教徒之遠拓美洲，而不忍爲之與隸也。⁴

² 黃俊傑〈關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幾點初步思考〉，《儒學傳統與文化創新》（東大圖書公司，民國75年8月再版）頁1。

³ 連橫《雅言》第二則，《臺灣文獻叢刊》第一六六種（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民國52年2月），頁1-2。

⁴ 連橫《臺灣通史》（衆文圖書公司）卷二十三，〈風俗志序〉。

他不僅從民族血緣、風俗民情，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，更從居民的人群關係、社會制度著眼，強調宮室、飲食每同於漳、泉，而典章制度「皆先王之禮也」⁵，商務、工藝「其器皆閩粵之器也」⁶。

以目前臺灣的政治生態，動輒以「統派」、「獨派」加以區隔，在連雅堂的時代，當然沒有這兩方面對立的立場問題。當時臺灣即或有主張獨立的「獨派」人士，也是想自外於日本，即或反清也非真正想自外於中國。今日所謂統獨之爭，原本是政治立場之爭，卻也扯入歷史文化層面的問題，以爲立論之張本。於是不免有人引前賢以自重，抑或批判前人以自顯，最早撰述《臺灣通史》的連雅堂先生，基於民族大義，對中國大陸與臺灣的關係多所著墨，也就難免被引用而無端的被捲入。若檢視雅堂先生對中國文化認同的言論，不就正好是當今被歸爲「統派」者所使用的符碼？所以他不免被視爲臺灣「統派」人士之典範與先驅。其實，將他做這樣的歸類並不恰當。

三

由於甲午戰爭所訂的馬關條約，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，當時「臺灣民主國」成立，被任命爲臺灣民主將軍的劉永福，曾借住馬兵營⁷，連氏宅第即爲軍隊所處，雅堂先生也因此得以蒐集其相關文獻撰述《臺灣通史》，他當時自然不可能完全沒有台灣獨立的政治意識。

且看他在《臺灣通史》「尊延平於本紀，稱曰建國」⁸，除稱明鄭一章爲〈建國紀〉之外，又立〈獨立紀〉，對臺灣淪陷於日本後，臺灣人爲求獨立，誓死抵禦、孤軍奮鬥，其可歌可泣之事蹟，記載鉅細靡遺，並再

⁵ 《臺灣通史》卷十，〈典禮志序〉。

⁶ 《臺灣通史》卷二十六，〈工藝志序〉。

⁷ 馬兵營爲明鄭駐師故地，爲連氏康熙年間渡海來臺卜居之地，乃今臺南市自南門路以西至新生路以東之總地名。見鄭喜夫《連雅堂先生年譜》（臺灣風物雜誌社，民國64年1月），頁3。

⁸ 《雅堂先生文集》（文海書局）卷一，〈閩海紀要序〉。

三致意⁹，這些都顯示他對當年臺灣開國、獨立，是抱持肯定的態度。他也因淪陷而「走番仔反」內渡。再看連雅堂在鄉土文學和臺灣語文方面的主張，都在在是當今被歸為「獨派」者所常使用的符碼。

連雅堂在《雅言》第一則，說明他撰述《臺灣語典》之用心：

比年以來，我臺人士者輒唱鄉土文學，且有臺灣語改造之議，此余平素之計劃也。顧言之似易而行之實難，何也？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能行者未必能言；此臺灣文學所以趨於萎靡也。夫欲提倡鄉土文學，必先整理鄉土語言。而整理之事，千頭萬緒：如何著手、如何搜羅、如何研究、如何決定？非有淹博之學問、精密之心思，副之以堅毅之氣力、與之以優游之歲月，未有不半途而廢者也。余，臺灣人也；既知其難，而不敢以為難。故自歸里以後，撰述《臺灣語典》，閉門潛修，孜孜矻矻。為臺灣計、為臺灣前途計，余之責任不得不從事於此。此書苟成，傳之於世，不特可以保存臺灣語，而於鄉土文學亦不無少補也。¹⁰

其見地似乎也與當今所謂「獨派」所主張者相彷彿。

但當今一些獨派人士之所以崇尚臺灣鄉土文學，是基於要以它擺落中國文學的傳統；他們力倡對臺灣語文加以整理和研究，是期待它能在普通漢語之外自立門戶。¹¹這與連雅堂的意圖則又完全不同。

連雅堂不但說：「臺灣文學傳自中國，而語言則多沿漳、泉。」¹²同時也不把使用方言的文學視為域外文學，強調使用方言是中國文學傳統的現象之一。他說：

方言之用，自古已然。《詩經》為六藝之一，細讀〈國風〉，方言雜出：同一助辭，而曰「兮」、曰「且」、曰「只」、曰「忌」、曰「

⁹ 民國九年《臺灣通史》出版，〈獨立紀〉遭日本當局強令改名，乃以〈過渡紀〉代之。

¹⁰ 《雅言》第一則。同註3，頁1。

¹¹ 獨派人士雖多崇尚臺灣鄉土文學，力倡臺灣語文研究，但當今崇尚臺灣鄉土文學，力倡臺灣語文研究者，其旨趣不一，未必都是獨派人士。此不可不辨。

¹² 見《雅言》第三則。同註3，頁2。

乎」，而諸夏之間猶歧異；然被之管絃，終能協律，此則鄉土文學之特色也。是故《左傳》既載「楚語」，《公羊》又述「齊言」，同一諸夏而言語各殊。執筆者且引用之，以為解經作傳之具，方言之有繫於文學也大矣。¹³

同時他也引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史記》使用方言語彙為例，進一步加以說明。¹⁴除此之外，更以臺灣歌謠比附於中國文學的歌謠傳統之中。他說：

「竹枝」、「柳枝」之詞，自唐以來久沿其調，而臺北之〈采茶歌〉，可與伯仲。采茶歌者，亦曰「褒歌」。為采茶男女唱和之辭，語多褒刺；曼聲宛轉，比興言情，猶有〈溱洧〉之風焉。¹⁵

我們只要徵之於他所說「文化而在，則民族之精神不泯，且有發揚光大之日。此徵之歷史而不可易也。臺灣今日文化之消沈，識者憂之」的話，便可知道：他是體認到臺灣在日本皇民化政策推動下有種性危機，唯有藉臺灣語文與鄉土文化的保存，才能繫民族精神於不墜，才不負先王先民之景命。所以他基本上是認同於民族文化的中國，甚至要溯源於這文化的中國，實迥異於當今某些獨派人士的文化立場。

四

我們說他基本上是認同於民族文化的中國，而不說他完全認同於中國，是因為他基本上並不認同當時中國的政權，甚至有意推翻它。

雅堂先生雖曾於光緒二十八年(1902)赴福州應鄉試，似有依循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一展長才的意圖。但光緒三十一年，日俄戰後，他便氣

¹³ 見《雅言》第四則。同註3，頁2。

¹⁴ 見《雅言》第五至八則。同註3，頁3-4。

¹⁵ 見《雅言》第十一則。同註3，頁5。

憤朝政不修，攜眷赴廈門創《福建日日新聞》，¹⁶鼓吹排滿，鼓吹革命。因言論激烈，南洋方面中國同盟會派人前來商量，擬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機關報，清廷向駐廈門日本領事館抗議，報館遂被查封，雅堂先生因此對當時中國政權完全絕望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清帝溥儀退位，雅堂先生親撰祭鄭成功文：

中華光復後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，臺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，頓首再拜，敢昭告於延平郡王曰：於戲！滿人猾夏，禹域淪亡，落日荒濤，哭望天末，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，以與滿人拮抗，傳二十有二年而滅。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，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。此雖革命志士斷脰流血，前仆後繼，克以告成，而我王在天之靈，潛輔默相，故能振天聲於大漢也！夫春秋之義，九世猶仇；楚國之殘，三戶可復。今者，虜酋去位，南北共和，天命維新，發皇踵厲，維王有靈，其左右之。¹⁷

其反清之情充分流露。

《雅言》中對揶揄施琅的謔詩，便津津樂道：

施琅為鄭氏部將，得罪歸清；後授靖海將軍，帥師滅臺。清廷以其有功，詔祀名宦祠。祠在文廟樞星門之左，臺人士以其非禮，為詩以諷之曰：「施琅入聖廟，夫子莞爾笑；顏淵喟然歎：『吾道何不肖！』子路慍見曰：『此人來更妙；夫子行三軍，可使割馬料。』」可謂謔而虐矣。¹⁸

雅堂先生不但樂道諷謔施琅的詩，更使用「帥師滅臺」的字眼，將臺灣自外於清廷的態度，乃不言可喻。當時雅堂先生親睹日本佔領臺灣，民族意識極為強烈，以滿清為夷狄入主，其立場鮮明是可以理解的。

等到民國肇建，他便一心嚮往他心目中的祖國，病體初癒，即取道日本遊居上海。他在《大陸詩草序》自述道：

¹⁶ 鄭喜夫《連雅堂先生年譜》云：「《家傳》及《年表》俱作《福建日日新報》；而楊雲萍先生藏先生手稿本《臺灣詩乘》下編作《福建日日新聞》，茲從之。」

¹⁷ 《雅堂先生文集》卷二，〈告延平郡王文〉。

¹⁸ 《雅言》第五五則。同註3，頁25。

連橫久居東海，鬱鬱不樂，既病且殆，思欲遠遊大陸，以舒其抑塞憤懣之氣。當是時，中華民國初建，悲歌慷慨之士雲合霧起，而余亦戾止滬濱，與當世豪傑名士美人相晉接，抵掌天下事，縱筆為文，以譏當時得失，意氣軒昂，不復有瘵憊之態。¹⁹

稱臺灣為東海，其與民國志士投合歡愉之情溢於言表。

雅堂居上海，任華僑聯合會報務，以國事告海外，並當選為國會議員華僑選舉會代表。民國二年，袁世凱違法向五國銀行團借款，輿論譁然，雅堂「日以函電告海外，批答華僑之以書相問者，腕為之痠」²⁰，後來應《新吉林報》之聘，遠遊關外，也曾創刊《邊聲報》以持公論。由這些事跡，便可知道他是如何關懷國事，如何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啓後自任」，以「這種文化傳統，為他安身立命，證成生命價值的根據」，並以它為「批導現實的基礎」。

五

民國肇建，雅堂先生雖遊居他心目中的祖國——中國大陸，但他還是最熱愛鄉土，心繫的還是臺灣，時時以維護臺灣之歷史文化為己任。這種情操不但見諸筆端，更見諸行動。

民國三年夏天，應清史館趙爾巽之延聘，為名譽協修入館供事，盡閱館中有關臺灣建省檔案，錄存沈葆楨、林拱樞、袁葆恒、左宗棠等之奏疏，為撰《臺灣通史》預做準備。當年冬天回到臺灣，再主持臺南新報社，居故里，潛心著述，於民國五年，撰述《臺灣稗乘》。自序云：

橫海隅之士也，投身五濁，獨抱孤芳。以硯為田，因書是穫。自維著述，追撫前塵。爰摭舊聞，網羅遺佚。吮毫伸筆，積月成編。徵信徵疑，盡關臺事。命名稗乘，竊附九流。²¹

民國六年又從事《臺灣詩乘》之纂輯，集古今之詩，凡有繫於臺灣之

¹⁹ 《雅堂先生文集》卷一。

²⁰ 見《雅堂先生餘集》卷二，〈大陸游記〉。

²¹ 《雅堂先生文集》卷一，〈臺灣稗乘序〉。

歷史、地理、風土、人情者無不採入，他說：

臺灣三百年間，能詩之士後先蔚起，而稿多失傳，則以僻處重洋，剝削未便，采詩者復多遺佚，故余不得不急為搜羅，以存文獻。《詩》：「惟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」，況於耆舊之文采，可任之湮沒乎？²²

《詩》所謂：「惟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」，也為《臺灣稗乘序》所引用，可見桑梓是雅堂先生所念茲在茲的，他又說：

余撰《詩乘》，搜羅頗苦，凡鄉人士之詩，無不悉心訪求；即至一章一句，亦為收拾，固不以瑕瑜而棄也。志乘彫零，文獻莫考，緬懷先輩，贖此遺芳，錄而存之，以昭來許，差勝於空山埋沒也。²³

可見他對臺灣文化資產的保護是多麼盡心盡力。

民國七年，他終於完成了《臺灣通史》。他在自序說：

夫史者，民族之精神，而人群之龜鑑也。代之盛衰，俗之文野，政之得失，物之盈虛，均於是乎在。故凡文化之國，未有不重其史者也。古人有言：「國可滅而史不可滅。」是以郢書、燕說，猶存其名；晉乘、楚机，語多可採；然則臺灣無史，豈非臺人之痛歟？

可見他多麼熱愛臺灣！有多麼強烈的文化使命感！連日本人尾崎秀真都大為推崇，而為《臺灣通史》作序曰：

連子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鎔鑄經史，貫穿古今，其史眼即禪家最上乘法眼也。憤臺灣史乘未備，世方熙熙攘攘、競競逐逐於利，此獨超然物外、閉戶著書，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，非肩自銳任者，曷克臻此！臺灣史料當以撫墾拓殖最為偉觀，而前賢之篳路藍縷往往見遺小儒，湮沒不彰；連子獨搜羅剔刮，廓而明之，或摭採父老口碑，或徵於北京史館，網舉目張，探討極富，故能蔚然成為《臺灣通史》。雖曰人事，豈非天之誕降其奇，使完茲編纂使命哉！連子非官也，一介之史家也。²⁴

²² 《臺灣詩乘》卷二。

²³ 同註 22。

²⁴ 見《臺灣通史》上册，尾崎秀真係《臺灣日日新聞報》主筆。

所推崇的是造詣，而所強調的便是使命感。連夫人在《臺灣通史後序》說：

嗟夫！夫子之心苦矣！夫子之志大矣！臺自開闢以來三百餘載，無人能為此書；而今日三百餘萬人，又無人能為此書。而夫子毅然為之。抱其艱貞，不辭勞瘁，一若冥冥在上有神鑒臨之者。而今亦可以自慰矣！

其所以「一若冥冥在上有神鑒臨之者」，也是使命感使然。

民國八年春，應華南銀行發起人林熊徵之聘，為處理與南洋華僑股東往返文牘之祕書，移家臺北大稻埕，與瀛社諸同人擊鉢聯吟，頗盡文字之歡。其間參與新民會，為增進臺灣同胞福祉而努力，並多次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文化講座，擔任講師，為發揚本土文化不遺餘力。²⁵

六

根據上述史料，謹歸結以下三點與識者共同砥礪：

一、雅堂先生在巨變中展現了「雞鳴不已於風雨」的書生本色與風範，這實在是根源於傳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啓後自任，以此為安身立命，證成生命價值的根據，同時也以它作為批導現實的基礎。於是他致力於文史的講學與著述，以維護文化的傳承，用心良苦，成果豐碩；他更投身報業，從事社會改造，聲援政治活動，提倡女權，破除迷信，影響深遠。²⁶

雅堂先生雖然關心政治，聲援政治活動，但我們不應該用現在的政治尺碼來為他量身，將他歸類，為他加上新標籤。因為政治環境不同，政治生態已經改變，這些標籤不但未能讓我們對前賢有更明確的認識，反而會因為急於定位，造成削足適履或籤碼名實不符的窘境。

²⁵ 見張翠蘭《連雅堂學述》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 81 年 6 月），頁 49。

²⁶ 見張翠蘭《連雅堂學述》第四章第二、三節，頁 99-107。對其聲援政治活動，提倡女權，破除迷信等方面已多所闡述。

二、在士人的生命世界裡，以文化傳統之承先啓後自任的群體自覺，與關懷鄉土、熱愛桑梓，不但並行不悖，更是相輔相成，甚至互為因果。所以即或以現在的政治尺碼來為雅堂先生量身，也要以這種體認為前提，才足以解讀他的語言符碼，並體會其心路歷程及生命承載，才不致於曲解前賢的苦心。

同時也在這種體認下，才足以了解當前許多有人文素養的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，並結合他們的力量，共同為鄉土而努力。

三、透過對雅堂先生的了解，對傳統知識分子以文化傳統之承先啓後自任的群體自覺，也必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和體認。由於此群體自覺至今仍深植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中，所以當前熱心政治活動人士，對有此生命情懷的知識分子，當可藉此而能多所了解。

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因應政治生態隨時調整的，關懷文化傳統的知識分子，對於當前政治性的政策議題，或因著眼點不同，意見難免有出入；其間或因其所關懷的文化議題超越了他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考量，於是有不同的思維。舉凡這些差異，我們應該展現民主的成熟度，給予以適度的包容與尊重。畢竟我們不但不應該無的放矢，更不可以將文化人驅入政治射擊場中充當飛靶，大陸文化大革命造成浩劫便是殷鑑，我們豈能再重蹈覆轍！

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

議程表

八十六年五月三日（星期六）

時間	主持人	主講人	論文題目	特約討論
08:30 09:00	報 到			
09:00 09:20	開 幕 式			
09:20 10:30	黃志民	林文月 (台灣大學)	從《雅堂先生家書》觀連雅堂的晚年生活與心境	閻沁恆 (政治大學)
10:30		沈清松 (政治大學)	論連橫《台灣通史》中所顯示的台灣精神	黃俊傑 (台灣大學)
10:30 10:50	休 息			
10:50 12:00	邱錦昌	林玉休 (台灣師大)	「余，台灣人也」--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	馮朝霖 (政治大學)
12:00		陳照雄 (台北師範)	連雅堂時代之台灣教育	井敏珠 (政治大學)
12:00 13:30	休 息 及 午 餐			
13:30 14:40	林能士	陳昭瑛 (台灣大學)	《台灣通史·吳鳳列傳》中的儒家思想	呂紹理 (政治大學)
14:40		姚榮松 (台灣師大)	字源與流俗詞源的迷思--從《台灣語典》看台語漢字的規範道路	楊秀芳 (台灣大學)
14:40 15:00	休 息			
15:00 16:10	胡訓正	王文顏 (政治大學)	連雅堂先生的詩社活動	黃志民 (政治大學)
16:10		簡宗梧 (政治大學)	雞鳴不已於風雨——在巨變中連雅堂所展現的書生本色	李威熊 (彰化師大)
16:10	閉 幕 式			